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

梦游的女生

文·梅子

我的高中同学阿梅是个端庄的女孩，我从未见过她说谎。现在虽然大家都已工作了一年了，看来她还是没有什么变。不过她这次讲给我听的关于她大学时代，同寝室一个的女生晚上梦游的事情，可真是有点离奇。

傍晚时分，在我小小的单身宿舍里，窗外又下着雨，风吹得窗框啪啪作响，天气本来就冷，一听到这种事情，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

阿梅不疾不徐地讲着：我们寝室有六个人，梦游的女生叫李小梅（呵呵，很巧啊，我们的名字里都有梅字）。她开始并没有梦游的毛病，是大四那一年，她爸爸去世以后才突然患上的。开始我们都不知道，直到有一天晚上，大概是一、两点的时候吧，我迷迷糊糊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我头上拂来拂去的，我用手挥了一下，竟然觉得摸到的是一只人手！我浑身一激灵，猛然睁眼，看见一个长头发的女人就坐在我的床边，还伸长了两只手来慢慢地慢慢地抚摩我的头发。我不禁吓得张大嘴，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了。

我是属于那种吓得休克了也发不出一点声音的人。幸亏如此，不然我可能反而会把梦游的李小梅吓死。

我用尽力气退着逃下床来，然后就拼命把邻床的小董摇醒。小董突然看见我身后站着个白衣服的女人也不禁吓了一跳。不过后来我们还是弄清楚李小梅在梦游。然后我们另外5个人，抱成一团，是因为冷，点着蜡烛，看李小梅一个人在室内幽灵般荡来荡去。她身穿白色睡衣，眼睛半睁半闭，眼神僵滞，象中了邪一般。她就这样做了很多事情，最后在吃完了半个月饼之后，就自己上床睡觉了。

我们这才松了口气，敢去睡觉了。

第二天问她的时候，她果然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们隐约提起，她立刻浮现出惊恐的神色，不敢相信。我们怕吓着她，就没有再提。

后来她又不定期地犯过几次。每次都把同寝室的人吓得半死。有次小董晚上起夜回来，冷得哆哆嗦嗦地往被子里钻，进去摸着里面多了一个人，马上又吓得跳出来了。

血 戒 指

一

18岁那年，老爸老妈突然做了个决定，把家中祖传的一只红宝石戒指交给我。

那戒指是用层层黑布包着的，红宝石并不是我想象中璀璨夺目的样子，而是红得极深极深。一点光泽也没有。我怀疑红宝石的真实性，不禁对它失去了兴趣，几天后就把它忘了。



二

20岁生日那天，我却当着月美的面把它戴上了。月美是我的舍友，因为我住的是双人宿舍，所以大学开始没多久，我和

她就成了好朋友。之所以在那天，在她面前戴上那祖传的戒指，也实在是迫不得已。谁叫月美具有一切美女的特征，让我又爱又恨。为了掩饰自己还没有男友的事实，我谎称那戒指是一个男生送的。

原来是李小梅梦游过去了。还有一次，我半夜醒来，猛地看见她又坐在我的床边上了，还深直了双手伸过来，我以为她又要给我理头发，没想到她却一把掐住了我的脖子。梦游的人力气真是惊人啊。说到这里，阿梅取下脖子上的丝巾给我看她的伤痕。

真的啊。都红得发紫了。我惊叹道。那么后来是你们同寝室的人把她拉开了？

阿梅摇摇头，她们睡得很熟，而且完全没有声音。

那么……是她自己走开了？

阿梅仍然摇头。

我张口结舌。

阿梅的脸一点一点涨成紫色，眼睛慢慢凸出，舌头也长长地掉了出来。

我当时就是这个样子的，阿梅柔声说。



“是你男朋友送你的吗？”她靠近我，想得到答案。

我笑，却不回答。



“这戒指挺古老的，有年头了吧？该不会是你男朋友的传家宝吧？”她靠得更近了。

我依旧笑，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对她说。

“不说就算了，我知道你不好意思。”她凑得更近了，“不过它有点神秘哦！”

说完，她又跑去找她的男朋友了。

我一个人坐在床上，回想起月美最后一句话：“它有点神秘哦！”

三

第二天是星期天。我和月美一起去逛街。走到古玩市场时，我终于忍不住了，停下来对月美说：“你干吗老看我？”

“我是在看你的戒指嘛！它那

么大，太孤单了吧？去买个配戒吧！”她提议道，“古玩市场里就有买的。”

我想想也是，就答应了。

没想到一走进去，我的目光就停在了不远处的小摊上。走过去之后，我的目光直愣愣地停在一只戒指上。它才是我梦中一直想拥有的东西，我看了看右手中指上的红宝石，再看看它，简直有天壤之别。它是那么鲜艳，红得像是鲜血一样，而且是永不干涸的鲜血！

我当即就买下了它，把它戴在右手食指上红宝石旁边，还给它取名“血戒指”。

四

从此以后，我常常会在梦中听到有两个声音在对话。

“你来了。”

“你也来了。”

“我知道你又想取人性命。”

“今世的事你无须再管。”

“这是她上世欠我的，她一定得还。”

五

一天晚上，月美突然买来一大堆零食。

我说：“你不要刺激我，我在减肥！！”

她笑了，说：“我知道你最爱吃



“这些了，别刺激自己了，快吃吧！”

我觉得有诈，说：“无功不受禄！”

“你当然有‘功’啦！”她凑过来，说，“把你的红宝石借给我吧！我今晚要和阿泰约会。”

我就知道！她又有新男友了！

见我没表示，月美急了，说：“我一定会原物归还！别忘了，我们可是几千年的好朋友哦！”她笑了，笑得好美。我几乎没想，就伸出了右手。月美又是嫣然一笑，走了。

我又像平时一样，一个人无聊。

11点，月美还没回来，我就上床睡觉了。

过了好久，我隐隐觉得有个人进了宿舍，睡眠朦胧，只看见有个穿红衣的女人，原以为是月美回来了，但是——月美穿的好象是白色的连衣裙啊！

我整个人马上从床上弹起。

但房间里依旧是漆黑一片，哪有什么红衣女子？我自己笑自己又把做梦当现实。

六

第二天一大早，有个男生打电话来，说月美出事了。

我赶去医院，见到了打电话给我的男生，他靠在墙上，情绪低落。

他告诉我，警察已经来过，后来宣布这是意外死亡后就走了。然后，他把昨晚发生的事告诉了我。

“我和她是在上个周末的舞会上认识的。

昨天晚上我和月美一起去海边散步。

后来就坐在沙滩上聊天，她和我聊了好久。

忽然她说有沙子粘在她的戒指上了，要去洗一下。然后，她就跑去前面洗了，可是洗了好久，也不见她回来。我就走过去，问她出什么事了。她回过头，她，她已经不是月美了！”他停住了，却并不像是恐惧或悲伤。

“然后呢？”我问。

“然后，我昏过去了。今天早上醒来时，只看见月美就躺在我身边，却没有呼吸了。”他说完了，然后深深叹了口气，像是完成了一件很难办的事。

他为什么没死？我心想，并确信他是在说谎。

我立即问：“月美在哪？我要见她！”

“别去，你不能——”他越是阻拦，我越是坚信他刚才在撒谎，他一定对月美做了些什么，最后杀了她！我一定要亲自见见月美，哪怕是她的尸体。

如果月美是阿泰杀的，他一定会留下什么破绽，我一定要找到，为月美报仇！

我冲进太平间，看见了月美！她就躺在那儿，穿着白色的连衣裙



裙，依旧那么美丽，像纯洁的月亮。回想起我们在一起的分分秒秒，她的笑，她的好。

而我却一直很妒忌她，上次还故意把她最心爱的白色长裙和我新买的红手套一起洗，害她背着我哭了好久，却没有怪我，反倒安慰我……我跪倒在她身边哭了起来。这时，月美的一只手耷了下来，我就抱着她的手哭，但猛然间我发现红宝石戒指不见了！不在月美的手指上，两只手都没有！

我终于明白了，转身要去找阿泰理论。突然，一个声音从我背后传来：“你终于来了！”

我转身，看见月美，不，那已经不是月美了，而是昨晚我看到的红衣女鬼！她就坐在月美刚才睡过的床上，而月美已经不见了。

她冷冷地望着我，眼睛里发出幽幽的红光。“拿命来吧！”说完，她伸出双手，不，是双爪，向我扑来！我下意识地举起右手，心想自己这次彻底完了……瞬间，一道红光从我手指飞出，更确切一点说，是我的血戒指飞了出去。

一声尖叫之后，一切又恢复平静。

我吓呆了，在原地不能动弹。这时阿泰进来了，手中拿着一个血淋淋的东西。

看着惊魂未定的我，他平静地说：“你现在明白了吧？我只教得

了你这一次。拿着，别再洗了。”说完，他化做一道红光飞走了。我看着手中的红宝石，它慢慢地又恢复了往日的黯淡无光，因为上面沾着的月美的血，已经干了。

我终于明白，原来阿泰一直化做那血戒指呆在我身边保护我，而我家祖传的红宝石竟然一直是被血包裹着，里面藏着的，是一个冤魂。

现在，我彻底清醒，祖传的红宝石就是真正的血戒指。

七

“起来啦，懒鬼！”月美在叫我。月美在叫我！！我又猛地从床上弹了起来。但月美是真的！“你，你没死？”我开心极了，拉住她的手。“你开什么玩笑？”月美有点生气了。

我看了看右手，红宝石和血戒指竟然都还老实地在我的手指上呆着。“难道只是一个梦？”我对自己说，“可昨晚月美明明向我借了红宝石呀！”我糊涂了。

“我给你买了好多零食，今晚我不能陪你了。”月美笑着对我说。

我觉得这样的话，这样的笑好熟悉。

见我不说话，月美凑过来，又是嫣然一笑，说：“把你的红宝石借给我吧！我今晚要和阿泰约会！”

恐怖的火机



“嗯，看起来满不错的，不过就这一支了吗？”

小摊老板满脸陪笑道：“对呀！不过这支打火机可是……”

“别这那的了，说吧，多少钱？”我打断了他的话。

老板面露难色：“这样吧，反正也是最后一支了，看老弟又是这样爽快人，给你打个8折，135块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我再次拿起那支打火机，它是不锈钢制作而成，而且表面还做了非常精细的抛光处理，所以在阳光的反射下显得格外耀眼。火机正面，刻的是一具骷髅头，看样子制作这火机的人的确下了一翻功夫，那骷髅头刻得惟妙惟肖，做得最绝的是，构成骷髅头的各个线条在黑暗下是可以发亮的！尤其是骷髅的那对眼睛，不知道制作者是怎么弄的，竟一闪一闪地往外发绿光，在黑暗下看着由淡蓝色线条绘制而成

的骷髅头再加上它那对闪着绿光的眼睛，别提多恐怖了！不过这也正是我喜欢的！

在火机正面的右侧，有一个按钮，用大姆指一按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火机的盖儿就会自动弹开，火也会被自动点燃。那火是经过特殊处理的，我用嘴吹了吹，应该是可以抵挡得住7、8级大风的！松开按钮，弹开的顶盖就会自动再弹回来，火也会自动熄灭盖住！

再次打量完这支火机，我下了下决心，又狠了狠心冲着老板说：“100块，行，我就拿着，不行，你就卖别人吧！”说完，我放下火机！

“这个嘛……不行，我们是生意人，您总不能让我赔钱吧？115块！”

我转过身去道：“那算了，喜欢一样东西，不一定非得去拥有它！”说着，就要离开！

老板急了：“哎，哥们，别走啊，就100块吧，交个朋友。”

回到家里，已近黄昏，朋友们也都回来了(我们合租的房子)，看



着我手里那古古怪怪的火机都抢着拿过去看!

可看完了,一个个都皱了眉头:“要说这火机的做工,可以说非常精良,手感也不错,而且拿在手里沉甸甸的,材料应该到位!不过嘛,老鹰啊,你搞什么啊?怎么买了这么吓人的一支火机啊,你今天晚上是不是不想睡觉了啊?还有啊……”

听着他们越来越不像话地埋怨我,我受不了了。

“你们搞什么啊!这火机买回来是给我用的,又不是给你们用?你们发什么牢骚啊!滚,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”我越说气越大。就这样,你一嘴我一嘴的,世界大战爆发了。

结果,我灰溜溜地逃离寝室钻进了网吧里。

打开QQ,我在网上刚认了一个姐姐,叫紫风铃,对我老好了,我想找她诉说一下我心中的委屈。

可是,她现在不在线。

十分钟后,我的烟瘾犯了,摸出一根烟,嘿嘿,这还是我头一次用我心爱的火机呢。

请出我刚买的火机,嗯?怎么轻了许多?哦!可能是因为我刚吃完饭,力气大了的原因吧!“咔吧”的一声,打着火机,然后点着了烟,猛吸了一口,哇,爽!

就在这时,忽然QQ滴滴滴地叫

上了,按热键一看,只见上而是这样写的:“谢谢你,古刹,我会报答你的救命之恩的。”

这是谁啊?是不是吃错药了?赶紧点开她的资料,一看,原来是一个网名叫HA妹的女孩儿,HA和妹中间还夹杂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字



符,看看她的QQ号,71763xxxx,我晕,现在网上的MM说话怎么都前言不搭后语的呢?

我救你?

我现在有家不能回,还能救你?

我晕!

我也没想太多,随手关了她的消息,接着干别的事去了!

看看表,已经是12点多了,想一想,那帮家伙现在也应该睡着了吧。

于是我下线了!

蹑手蹑脚地打开房门,屋里一片漆黑,看来果然不出俺所料,他们都睡着了。走到自己的床前,也



没脱衣服，因为怕惊醒了他们！把俺心爱的火机放在床头，唉，太困了，倒头便睡！

朦胧中，我闻到了一股胡味，很刺鼻，我猛然惊醒！

因为我感觉到我的浑身就像掉进了火焰山一样，好痛！

不好了，着火啦，我撕心裂肺地大叫！

我浑身都着了，不知为什么，火很旺，我痛得满地打滚，并不停地



拍打身上，想扑灭它。

可，我越是扑打，火烧得越旺。火蛇不停地攻击着我的身体，发出滋滋的响声。

我大喊，不，确切地说，那是嗥叫，被火烧的滋味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。

我剩下的只有嗥叫，不停地嗥叫……

我期盼着朋友能及时发现我，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的希望越来越渺小！

我意志的阵地正在被火蛇一步步地攻破，我已经感觉不到痛了，视觉也开始模糊，也听不见自己的嗥叫声！剩下的，只有本能的挣扎！

那是什么？在我模糊的视线中，我看见了一个东西，一支火机，一支发着蓝光的骷髅头，和它那闪着幽幽绿光的眼睛。

它笑了，整个机身被炙热的火焰烤得通红，红得像快要流出血来一样！

它说话了，它竟然会说话，恐惧开始包围着我的身体！

我睁大了双眼，大得快要蹦出了眼框！

我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，我彻底绝望了。风玲姐姐，永别了，我真地没想到我的下场会是这个样子。

难道我做灵异类网站的站长，最终还是会被自己费尽心思宣传的东西毁了自己？

我崩溃了，往事一幕幕在我脑海里浮现……



百年女尸



那是三年前的事情了，我在卫校上课，可能我们在那种环境下一个个都变得胆大无比的。我是个喜欢看另类小说的人，在我的床对面是个业余的另类小说家阿星。阿星老说他以前捉过鬼，但是我们没人相信他。不过，我和他兴趣相同，因此，我和他是最谈得来的人。另外两个室友是小张和小王，他们喜欢唱歌，当然也喜欢听阿星讲另类故事。我们也有时候象个小孩子玩捉迷藏的游戏，记得小张那次躲到太平间去了，呵呵，那时我们还是一群小孩子。我们学校历史悠久，里面还有几座牌坊。

有一天，我们系里来了个女尸，据说是当地老乡挖古墓挖出来的，看妆扮还是乾隆时期的，送到我们学校来做研究。我和阿星心里不由地好奇起来，怎么尸体几百年了，还不化呢，真的是嘴里吞了什么宝珠吗？就是这个星期五的下午我们生理实验员和解剖实验员离奇地死去了，据说，根据死后的样子，可以判断是吓死的。是怎么回事，我

和阿星在床上讨论着，没道理啊，两位老师工作了这么久，整天和尸体打交道，能怕什么呢。我认为他们的死状只是别人编造的，阿星却一反常态，没有直接地回答我是怎么回事。

第二天，也就是星期六，两个老师家里都有警察，又出了什么怪事，难道老师们是被人杀了。阿星晚上很晚回来，我还躺在床上想这个问题，可能今天晚上所有的人都会生想这个问题吧，学校接二连三地出事。阿星叫我：“阿龙，我知道上午警察为什么来了，是两个老师的尸体不翼而飞了，一点痕迹也没留下，警察也没办法。”我简直不敢相信。“阿龙，你想不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？”“想啊，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？”阿星这时候才把他对这整个事件的看法谈了出来，他认为是那具女尸搞的鬼，后来女尸把老师的尸体拖到一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了。我听得离奇，因为我对这件事情也很感兴趣，当时就同意和他一起夜探停尸房。他带了他常用的柳



技、桃木剑、露水、八卦镜和一大堆的符，我看他的样子简直是去捉鬼了，我问他你带这么多东西有用吗，要是真有鬼怎么办。他对我说，柳枝和桃木剑是打斗用的，八卦镜是照出它原形用的，露水是擦眼睛能看见鬼的，符是保护自己的，今天晚上是看看有没有，并不是一定要抓它的。我只好对他笑了笑，觉得带这么多一点用都没有。

这天晚上一点月光都没有，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，电筒的光是我们唯一的路灯。

我们好不容易走到停尸房，里面尸体混着药味让人想吐，走廊上的灯是声控的，由于太安静，现在又有我和阿星在走路，所以路灯总是一会亮一会暗，我感到一丝的恐惧；正准备推停尸房的门，阿星叫住了我，“不要推，跟我学着做！”他先拿出露水，端在面前，念了一段词，至于什么词我也听不清。

然后把露水撒在我和他的眼里，我的眼此时看旁边的事物就象在白天里看见的一样清楚，我不觉佩服阿星，接着他把几张符塞到我最里边的口袋里，我觉得我突然有了无穷的力量。

他看我这种样子笑了笑对我说：“推门吧！”

“吱——”门开了，我吃惊了，因为以前这扇门两个人用力才能推开啊，现在我只是轻轻一推，太不可思议了。里面象往常一样，整整

齐齐的。他皱了皱眉，拽开了那个女尸的停尸箱。一股腥味冲鼻而来。他赶忙用柳条蘸了露水打了，我一下。“这是尸毒，小心点，可能两个老师就是这样死的！”我伸了伸舌头。这时候我和他才注意到停尸袋里什么也没有。阿星翻了翻尸体袋，发现有一张纸条，是繁体字有些发黄了，上面写着“看见我身体的臭男人都得死”。我吓坏了，暗自庆幸没看见尸体。他说：“今天晚上先回去吧，看来它不在。”我当然同意。就这样回去了，可是一夜都不能睡。

星期天的晚上我们都去了，可是一样无功而返。

星期一，解剖老师说今天下午留下四个人和他一起解剖女尸。其他人都不敢。于是担子留在我们宿舍四个人身上。真不敢相信女尸竟然还在，做实验的时候我不敢看，我怕死。回宿舍小张和小王一直在谈论那个女尸有多么漂亮，他们说虽然尸体有两百年了，可是样子一点都没变，脸还是红扑扑的，皮肤还是滑滑的。阿星告诉我他也没看。

又到了星期五，小张和小王回家了，可是第二天，却传来了小张和小王，还有解剖老师死去的消息。

真不敢相信预言成为现实了。我恨自己为什么不把事情告诉他们，他们死得不明不白。阿星问我



还不想为他们报仇了，既然要报仇就不能说出去。我点了点头，发誓要抓住女妖。

星期二，又传来消息说，他们的尸体也不见了。

这天中午我和阿星谈了一会，他说他这几天的发现，问我想没想过为什么我们晚上去停尸房总是见不到女尸，而且他们总是星期五晚上死的，第二天尸体都不见了。我一想还真是的。他说：“你不想弄清真相？”“想。”

他说：“那今天下午我们就去停尸房，看到女尸，到星期五加上星期五的白天我们只有三天时间弄清真相。如果不行，我们就和小王他们一样了，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做，那会有更多的人死去的！”我同意了，上午写好了遗言，把这件事写得清清楚楚。好让我们死后，别人能从我们身上看到事情的真相。

下午，我和阿星到了停尸房打开尸体袋，真的象小王他们说的一样，这个女人好漂亮啊，看它的容貌应该是18岁死的，阿星撬开她的嘴，里面什么也没有，并没有我们想看见的宝珠。他又脱下女尸的衣服，真不敢相信星期一的刀痕一丝也没有，整个尸体完好无损。他用解剖刀割了点肉放在显微镜下观察，在显微镜下，我们看见她的血液还在流动！可是不象正常人的血细胞上红细胞、白细胞、血小板。它的血细胞好象是一种虫在缓慢地爬

着，我庆幸自己和阿星没用手去碰。阿星看到这里，高兴地对我说，终于，终于找到一点点线索了，就是这群变态的血细胞。他把我拖回宿舍，和我研究起来。可是却没有找到其它的线索了。

一夜，我们守在停尸房的门口却没看见什么东西。

徒劳的一天，又没有线索，一天就这么过去了。

晚上，也就是星期三的晚上，阿星对我说还有两个白天和两个晚上，问我怕不怕。我告诉他怕能有什么办法呢，我提议晚上再去，他说晚上去没有丝毫意义的，去了也是白去，他劝我还是休息一下，白天再去。

我同意了他的看法，毕竟他遇到过这种事情。在床上，我想，我即使死了也是值得的，至少我们发现了尸体身上的“血细胞”，我把这几天的事情都用日记的形式写了下来。我想起了父亲、母亲、和等我毕业的小利……

第二天，也就是星期四了，我和阿星上午就去了停尸房，可是还是一无所获。又到晚上了，我想睡觉了。他却对我说，没准晚上去也能找到线索的。我点了点头，我认为还是没有线索，但是还是决定去了。这一次，我们不是在停尸房，而是在实验楼的下面守着，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。两点钟了，终于，在旁边的牌坊里升出了一股白



气，向实验楼飞来，白气不见了。阿星说：“走，进去。”我们跑到停尸房，拉开停尸袋，里面竟然有女尸。可是它还是睡得那样安详。“走，去牌坊，它从那里出来的！”

牌坊还是那样，丝毫没有动过的样子。

难道我和阿星也要死。

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丝的黑暗。

死亡并不可怕，可是就这样死了，会死不瞑目的。

我们没找到线索，只是晚上还有点收获，知道了牌坊与女尸有关。

最后一天了，应该说最后一个白天了。

阿星叫我去找守夜的王老伯，他回去查书。

我们分头行事了。我找到王老伯，起初，我跟他提起这件事，他始终怪我不该多管闲事。

后来我对他说到我看过了女尸今天晚上就要死的时候，他才告诉我，原来那座贞洁牌坊就是那个女鬼的。

她其实是含羞而死的，因为他那个男人禽兽不如，把她卖给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财主做十七房姨太太，最后自己上吊死掉了。后人为她立了这座牌坊。我再问他其它的事情，可是他再也不说了。我回到宿舍已经中午两点钟了。

阿星乐呵呵地对我说，他找到办法了，他抱着一只狗，说：“用它

找！时间不多了，快！”

我和他走到牌坊那里，狗嗅了半天，停在左边柱子下面的石头上。阿星拿出个锄头锄了起来，终于在四点钟我们找到了一个罐子，他说这是女尸的骨灰。

“女尸不是还在吗，怎么有骨灰？”

“那是假象。”

他说着用黄布把罐子包了起来，“走，去停尸房！”我跟在后面。

到了停尸房，拉开尸体袋，他拿出罐子和一些蜡烛，“为我护坛！不要让人打搅我！”我拿着桃木剑坐了下来，还好护坛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发生，终于在8:00的时候，他睁开了眼。

“好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”

我有一大堆问题要问他：“她为什么要杀死老师和小王他们？他们的尸体又在哪儿？”

他拿出一叠纸钱：“帮我烧纸钱给她吧，她杀他们是因为他们都有了奸尸的念头，两个老师其实是她男人和那个老头。”

“唉，那是他们咎由自取吧！”

“是啊，尸体在牌坊下面，不过不必去动了，她也是个苦命的女人啊。”

是啊，这件事能怪谁呢？这叫劫数难逃吧。



镜花水月

文·月几

“镜子镜子，可不可以让我们永远在一起。”

“镜子镜子告诉我，这个世界上谁最美丽？”

“这世上最美丽的就是你啊！”

幽子回头看见悠子还对着那面梳妆镜喃喃低语不禁又好气又好笑，“你都照了半个小时了，全世界都知道你是最美的了，再照下去，当心镜子把你吸进去呀。”

“我还没上妆呢。”悠子拿出一个化妆盒来，“刚刚只是酝酿罢了。”

幽子正在叠衣服的手停了下来，“你又要去见他？”

悠子正忙着往脸上扑粉，没有搭腔。

“我跟你说过了，他不是好人。”幽子急急地走过来拉住悠子的手，“不要再去找他了，十八年来一直只有我们两个人而已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”

悠子露出厌烦的神情，她甩开

幽子大步向外走去，“我也说过许多次了，我的事你无权干涉！”

突然，悠子像是想起了什么似地停住了脚步，幽子高兴地迎了上去。

“哦，我忘了告诉你，今天我是和他一起去租房子的，没准我今天就会搬出去住，你应该高兴的，这两间房都会是你的了。”

悠子有些讽刺地微笑着，像是一把利刃割断了幽子迎上来的路。

幽子一直怔在那里，房门狠狠地切断了悠子的身影。

幽子慢慢地转过身，猛地把桌上的东西抹在地上，又一气地一拳打在梳妆镜上。光洁的镜面四分五裂，长长的裂痕一直延到边框。落拳处的碎小玻璃集成一圈圈的旋涡显着些血渍，该是沾上的了，却觉得仿佛是从内里渗出来的。透过血色在破碎的镜子里映着一张扭曲的面孔。她看着镜中的自己，隐隐地觉得有个如金属般沉重的声音在她脑中回荡，说什么，分不开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幽子趴在地板



上睡着了。

当她醒来发现血流了一地，身上的衣服也污秽不堪，好像刚刚打过架似的。

幽子想可能是刚刚的动作割伤了手部的血管，但她却没有一点想包扎的念头。

她把自己的手放在日光灯下想看看自己血液的流动，却遗憾地发现已经挤不出来了。

看起来，手上的伤比她想象的要严重许多，甚至手掌上也有深长的伤痕。

然后，她还发现龟裂的镜子不知什么时候碎了一地，什么时候弄散的，她想可能是风吹的吧。

她苦笑了一声，居然睡得那么死，这么大的声都没听见。

在她洗手的时候，她看了一下挂钟——半夜两点了，几个月以前在这个时候她和悠子已经一起睡下了。幽子很喜欢触碰悠子柔润的皮肤，就好像是找到了归属似的感觉。

悠子和幽子都是孤儿院的孤女，从小幽子就照顾悠子，无微不至。

悠子就象是个瓷娃娃，美丽得让所有人都惊异于上帝的创想。她们一直是亲密无间的，而且幽子似乎也相信这一切会持续到永远，直到他的出现。

她们之间开始有隔阂，悠子不

断出去，甚至不回来住，幽子千方百计地阻止他们在一起。

她们不断争吵争吵争吵争吵，一直到今天。

幽子长叹一声，紧紧抓住自己的头发——明知道不可能，为什么还是那么的执着呢？

已经好几天了，悠子还没有回来。家里乱成一团。

悠子不在，幽子做什么也觉得没意思了。

电话响了，幽子简直是飞也似地去接了。

“喂？！”

“是幽子吧，悠子呢？”

“她不在你那儿吗，还来问我？！”

“不，上次她出来见我的当天晚上她就回去了，说是收拾东西搬过来，结果到现在也没回来。”

“你在胡说什么？”幽子不由得紧张起来了。

“是——不是你把她怎么了，我知道你一直反对我们——”

“神经病！”幽子一把挂上电话。

但实际上她已经坐立不安了——如果他说的是事实，那么悠子这两天究竟去哪儿了，她可是谁也不认识的呀。一种不详的预感浮现出来，她猛地甩甩头想丢掉那些想法。

但是，那种如前的声音又再次



回响在她的大脑中，说什么，分不清了。

这时，门铃响了。幽子就象是溺水的人捡到了一根稻草似地慌慌地跑去开门。

但是，她的期盼落了空——两个警察站在门外。

“幽子小姐，您的朋友悠子小姐的男朋友报警说是悠子小姐失踪，现在只是例行公事，不用紧张。”

“哦，请进。”

一进门他们就注意到了幽子的受伤的手。



“哦，是划破的。”幽子赶紧解释。

“不是因为那个吧。”一个警察看着那个破碎的镜子问到。

“不——哦，是的，我——我不小心碰碎的。”

“用手吗？”

“——是。”

两个警察对视了一眼，开始到处去看了。

在找物证——幽子当然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设想。

但是她没作过的事有什么好怕的？

“有血啊！”一个警察指着地板说。

“那是我流的血。”幽子扬了扬受了伤的手。

“您不会在这儿割脉吧，这么多。”另外一个警察刮了些血渍装了起来。

幽子想说什么却没发出声音。她掉转头轻轻地叹了口气，随便了，只要找到悠子就好了，为什么要在这儿浪费时间呢？

警察走后，幽子像是着了魔似地径自晃到悠子最后看过的那面破碎的梳妆镜前，用细长的手指慢慢地从镜面上从上向下摸去，任凭那细碎的玻璃渣子划破她纤细的血管，任凭那狰狞的镜子裂缝嗜血地吮入她的颗颗殷红。

“镜子镜子告诉我悠子在哪里？”

千百片的玻璃碎片里只有幽子无奈的脸孔。

“镜子镜子告诉我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？”

幽子捂住了脸深深地沉了下去，她没有来得及看见碎片的镜子里闪出一片寒光。

“镜子镜子可不可以让我们永远在一起？”